



引领文学新潮流的探索者

90后青年作家是文学领域中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新力量。他们“以作品说话”，用无拘无束的写作方式，探索不同的文学风格和主题，努力让作品更多元化，通过文字描绘出一个又一个独特的世界。同时，他们的作品也充满了对生活、社会和人性思考，展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报》编辑部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叶杨莉：找到那股发自生命与内心的力量



是她写作生涯中一个阶段性的总结。

很多东西不是能从他人口中直接吐露的，而需要将自己代入到他们所处的情景中进行想象

叶杨莉笔下的人物之间，往往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化学反应。《门打了一个嗝》中，对两个合租者的关系有一句描述，“这是一种只有居于同一个空间的人，才能够察觉得出的冷淡”。《伙伴》中，“我”第一次到访妹妹与男友居住的城中村顶楼，从狭小的房间走向顶楼的天台，居住空间与人物内心的世界形成互动，狭窄与宽阔产生强烈的对比与冲击，在这之下“我”不仅看到了妹妹条件简陋却充满生命力的生活状态，也观察到整个城市的生存面貌，人物的情感得以升华。在固定空间下，叶杨莉将人物的细腻情绪和关系放大到读者眼前，而人物内心的复杂变化与固定居住空间的碰撞，也使她的小说绽放出不一样的火花。

身为写作者，能够拥有与人物共情的能力是更重要的

叶杨莉认为，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力，来源于自己依靠推演想象，对笔下人物内心的深入探究。

创作《连枝苑》时，叶杨莉正在读研究生，彼时尚未走出校园的她没有租过房子，更没有买房经验，但现实经验的缺失没有成为创作的阻力。

《连枝苑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，背景是基于上海的购房政策。为了获得首套房优惠，齐小娇主动用男友卢伟达的名额买下了连枝苑的房子，这套房子是两人甜蜜爱情的见证，也成了他们感情破裂后争执的目标。故事中人物一个简单的决定，却是叶杨莉在背后经过充分思考与推想后落笔的结果：是什么样的诱惑才能让齐小娇用他人的名字买房？两人间的恋爱关系对这个决定有什么影响？这个决定是否也是两人间力量上的一种暗地“较量”？

“只有理清人物的行为逻辑，才能让一个苍白的背景政策化身成为情节的重要推手。在真正理解人物作出每个决定的动机的基础上，能让这篇小说写得更真实。”叶杨莉说。

叶杨莉认为，写作永远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相关联，因此作为一名作家，坚持与坦诚同等重要，“坚韧的品格使人能够熬过无数没有掌声和目光的枯燥夜晚，而将自己‘一丝不挂’地剖开、展露出去，才能收获到不同的声音”。同时她也鼓励更多青年写作者积极创作，“即使在写作初期方法、语言可能都比较粗糙，但更重要的是找到那股发自生命与内心的力量”。

渡澜：风让风铃变成风



家园和惬意生活的图景，是大自然赐给她的一份礼物。

家人翻烂了字典，给她取了“渡澜”的名字。“汉语里有‘渡过波澜’的含义，蒙古语里代表着‘温暖’，他们盼望我能渡过人生这片大海，也希望我能温暖人心。”

“人们看我的书就像是在和我交心，我非常爱惜那种感觉”

她创作的很多故事，根植于自然，茂然生长在草原的书房里。“家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房，三个书柜，放满了书籍。书柜里的大多数书都与教育、历史、书画和动植物图鉴相关。因爷爷是日文教师，书柜中还有大量的日文书籍，我非常喜欢里面丰富多彩的插画。家人都是爱书的人，我的童年就是围绕看这些书长大的。因爸爸妈妈工作忙，我就自己看书打发时间，后来自然而然就想写作了。”

中学时期，渡澜常在纸上写写画画，晚自习之前传给同学看。临近高考，她突发奇想，想印一本自己的诗集。渡澜趁着周末找了家打印店，进店询问后发现身上的钱只够印一本。“店里的机器好像都坏了，像是在一本，‘一本书就让我们动起来，太累了’。回校的路上，我还在想，如果将来有一家出版社可以出版我的书该多好呀。我嘴笨，不太擅长聊天，人们看我的书就像是在和我交心，我非常爱惜那种感觉。”

瞧，这就是文学少女的语言。

90后写作，已成为文坛的重要构成

风从江上来。千年古镇因长江而生，这一夜，渡澜枕着江上吹来的风入眠。

收到《十月》杂志编辑老师发来的消息，渡澜才开始重新“发现李庄古镇”。1940年，在最艰难和危急的时间里，长江边的李庄古镇把中华民族文化文明不灭的星光揽入怀抱——同济大学、中国营造学社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和一批大师学者被迫南迁，辗转来到长江边四川宜宾一个叫李庄的小镇。在随后的6年岁月里，李庄古镇为大师学者和莘莘学子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，为此，李庄古镇也成了抗战时期蜚声中外的“四大抗战文化中心”之一。

四月，如同林徽因的一首诗：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——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古镇李庄保留了文化的种子，生根发芽。

今天，他们来了。从2015年12月起，因为“十月文学奖”，一支支文学队伍先后来到李庄，从50后到90后，从小说家、散文家到诗人、学者，他们见证着新时代文学的勃

周苏婕：犀利是作品的底色



周苏婕，1993年生于江苏常州，上海戏剧学院编剧艺术硕士。曾担任2018年版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编剧、原创话剧《潘心爸爸》编剧，曾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空心爱》，长篇小说《痴心人》。

郑欣宜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

周苏婕至今也说不清，自己为什么在高中时就坚定地想当一名作家，“也许是叛逆，也许是证明自我，这个选择在后来被反复考验”。高考结束，她阴差阳错读了社会学专业，丰厚的学科储备让她拥有了比同龄人更广阔和尖锐的思考视角，在后来的创作中向着现实主义的方向一路前进。

“把故事写好，写进读者心里。”这是周苏婕最直接的创作目的，也正是这股对作品的信念，引领着她不断深入到人性深处。从短篇小说集《空心爱》到首部长篇小说《痴心人》，许多读者都评价周苏婕的文字“有着超越年龄的犀利”，“磕磕绊绊走了这么多年，在实际行动中一次次追问自己后才会有答案，我适合这件事，扛得住这件事，除了这件事我做什么都不太行。冥冥中，这是别无选择的道路”。

把多条故事线紧密有机地结成一张网

大学时，因为网上发表的一篇小说，机缘巧合下周苏婕成了新版《流星花园》的编剧。在剧组跟了1年，她在得到历练的同时，也开始思考自己所希望的创作方向。从剧组出来后，她便立马投入了《空心爱》的创作。

《空心爱》中的8个短篇小说内容上各有侧重，涉及众多现实社会议题，写作过程中，周苏婕也再次亲身体会到小说与剧本创作的不同——小说的语言是文字，而剧本的语言是镜头，语言的不同导致创作思维截然不同。

“同样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写小说时，我会在遣词造句上下很大功夫，能用最精准的字眼儿描述出复杂关系和微妙情绪的语言，就是好语言；但到了剧本，所有动作和台词都要落实到画面里，最终服务的都是戏。”周苏婕说。

《空心爱》中的短篇小说《潘心爸爸》曾被改编为独幕剧。从小说到剧本的创作周期接近两年，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，为了展现戏剧独有的冲突与事件，周苏婕对剧本进行了数版修改，随

着经历的丰富和对心理学、女性主义的深入学习，剧本也实现了对小说的再创造。在周苏婕看来，编剧思维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写小说的风格。“总的来说，就是用编剧思维写小说，唯一不同的是保留心理描写，这是小说有别于剧本且是我擅长的地方。”

《痴心人》的故事聚焦在3个90后青年和他们的60后父母身上，作品底色维持了周苏婕一贯的犀利风格，探讨代际关系、生活困境和人性等现实议题。周苏婕认为，正是编剧技巧支撑起了整个故事中复杂纠缠的人物关系，这些年来，她坚持对影视剧进行拉片，抽丝剥茧地“读作品”。“我需要分析作品如何把多条故事线紧密有机地结合成一张网，抽掉其中任何一个情节，故事都难以成立，这种功夫是需要长期训练的。”周苏婕说。

最好的作品永远会是下一部

《空心爱》中收录的短篇是周苏婕最早写的小说，每写一篇，她都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：“第一篇着重表达思想，第二篇专注人设的立体复杂，第三篇加强故事的戏剧性，第四篇要找有辨识度的语言……”在她看来，《痴心人》则是自己过去几年写作积淀下的一个综合性提升，“我过去人物处理得很单薄，故事也比较平，所以想在中篇小说各维度层面上都有所突破，但没想到越写越多，人物也越长越丰满，中篇的篇幅容不下我想表达的东西了，于是把一个3万字的故事发展到近30万”。

不同于通常的长篇小说，《痴心人》在结构上采用了交叠式互文的开放叙事，每一章的故事都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。对周苏婕来说，如何依靠情感和想象去写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是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面临的最大难题。书中的两对60后夫妻，一对男强女弱，一对女强男弱，性格上彼此对立。刚开始动笔，她有时无法让人物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，“但顺人设写着写着，他们居然在某些瞬间变成了一样的人”。这让她突然意识到，纵使是再不同的两个人，仍然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。

正因如此，周苏婕也认为在创作时对人物的处理正是写小说最有趣的地方。“人物会超出你的想象，配角甚至会成为主角，而作家也因此发现了自己身体里从未暴露过的东西。同时掌控同时失控，这种矛盾会带来巨大的快感。”

在周苏婕看来，自己仍在对风格尝试和探索的道路上。有读者在读完周苏婕的两部小说后评论“感觉不像是一个人写出来的”，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，“因为这说明我突破了过去的自己”。

周苏婕说，犀利会一直是自己作品的不变底色，但今后的犀利究竟是生猛粗犷，还是包裹于某种外壳之下，现在的她还不能预测，“写作风格一定是跟着她观走的，未来充满不确定，而我也在不断变化，最好的作品永远会是下一部”。

渡澜一鼓作气，又写了两篇，分别是《声音》和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，“老师觉得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这篇格外好，《青年作家》的编辑老师‘忍痛割爱’，说若是可以发表在《收获》上，对我更有帮助。于是，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发在了《收获》上。我又写了《圆形与三角形》和《声音》，最终与《凉宵》一起刊登在《青年作家》上。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发表，离不开这些老师的无私帮助。”

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也是十月文艺“未来文学家”书系的第三本作品。11个故事，奇异想象乘风而来，更有异族的神秘气息、诗似的分辨洞察连续其间，跃动着生命力。

渡澜虚拟了自然之子、畸零族裔乌尼戈，庞大瑰异却充满温柔宽宥之力的多足怪物莫德勒图，亦人亦兽不为世所容的初生儿嘎嘎……“有异—抵牾—复归天然”，这是人物们的命运，也是小说流动的叙事循环。当“异类”成为主人公，被收束的一切为自己发声，声音电光一般地灼灼在字里行间，呼出众生生死存亡的平等意志。

“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，不落长江不起飞……”自幼与马儿奔跑的渡澜，也要去远方闯天地了。这位带着蝴蝶花儿的内蒙古姑娘，会以怎样的视角，给她的故乡带来新的空气？会为未来，讲述哪些新的中国故事呢？

“我很喜欢写作，看了香港都会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，除了写作，还有剧本、动画、广告、新闻、游戏之类的丰富多采的课程，我非常感兴趣。若是有机会，希望可以尝试着拍一部动画片，制作一款游戏。”



BaoBao故事

“把一线青年请到台前，让他们出镜讲述亲历的温暖故事。”自2022年以来，由中国青年报社、国铁集团宣传部、全国铁道团委等共同发起的BaoBao站以此为宗旨，把一线青年请到台前，由他们出镜讲述亲历的温暖故事，用小故事唤起温暖共鸣、倡导青春上善好活法。

BaoBao站 | 四大女“神探”齐聚首，为的是这件事



哈密机务段的探伤女工们始终忙碌在生产一线，用自己的双手捂热了冰冷的机车配件，用手中的探头践行着工匠精神，及时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，确保了机车质量的持续稳定。

作者：王浩斌 张小茂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机务段

BaoBao站 | “大屏”与“小屏”的守护



工作中，她是处理信息、发号施令的“最强大脑”。工作结束后，通过监控了解女儿一天的状况。她牵挂着“大家”与“小家”，用“大屏”和“小屏”守护着“亲人”的平安。

作者：林峰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

BaoBao站 | 火车上的红色故事讲解员



这趟公益性“慢火车”，从“雪域”牡丹江出发，到达祖国边陲小镇东方红，全程430公里，运行近10小时，最低票价仅4元。为了让游客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革命故事，值乘期间，金雪化身红色故事讲解员。

作者：聂爽 李鑫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

BaoBao站 | 我的战友是只犬



护路巡防员赵海涛和警犬虎子负责高铁大桥下的巡查工作，每天要徒步32公里，负责高铁防护网巡视和突发情况处置。

作者：隋英伟 李楠 孙浩 田浩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